



# 书坊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  
A11-1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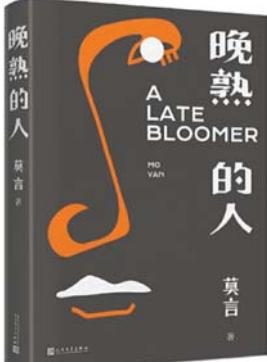
齐鲁晚报

2020年8月8日 星期六

好／读／书

读／好／书

□美编：  
编辑：  
曲鹏 红



《晚熟的人》  
莫言 著  
人民文学出版社

## 新作变化—— 时代变了，故事照旧精彩

《晚熟的人》中《火把与口哨》是篇幅最长，人物、年代很集中的故事，讲述“文革”期间一段乡野荒诞故事。“三婶”遭遇丈夫矿难、儿子被野狼叼走、女儿喝农药自杀等悲怆苦难，她自制火把、狼牙棒在深夜杀入狼窝，为子复仇，然后气绝身亡的故事。它延续了莫言传统的创作风格，用充满传奇性和荒诞性的故事，来描写人的悲苦与灾难。《火把与口哨》可以对应鲁迅的《祝福》，“三婶”是几十年后的另一个“祥林嫂”。

除此以外其他中短篇的故事、人物基本都从“文革”延伸到改革开放的当下，通过对高密东北乡乡土人情的前后对照、呼应式描写，传递作者对时代大潮的一些思考。这些故事中，作家用冷静、写实的方式写了售卖谎言的网络“大咖”、消费诺奖作家的乡村文化商人、混世文痞等各色人物，非常具有现实感。其中，《晚熟的人》《红唇绿嘴》《等待摩西》等小说，“莫言”都以第一人称叙事方式参与到故事中，故事的人物带给“莫言”和读者巨大的冲击力。

《等待摩西》中的柳卫东原名柳摩西，带头喊口号打倒自己的爷爷、基督教徒柳彼得，被对方咬断手指头，柳卫东抢婚娶了马秀美，被对方哥哥们暴揍，成了穷困潦倒的残疾，而等到“莫言”上世纪八十

莫言中短篇小说集《晚熟的人》共有12个故事，绝大多数故事都是从“文革”写到改革开放之后，最后着力聚焦当下世情，用冷静直白写尽乡村最平凡最不起眼的小人物，道尽人的百态，讲述时代潮起潮落。与前作相对而言，作家本身将笔触延伸得很长、很远，但瞄准当下的具象写实，让其新作距离读者很紧密，很亲近。

# 莫言《晚熟的人》： 十年蕴积，人事全新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师文静

年代初再回东北乡，柳卫东变身东北乡首富，后来却欠债失踪整整三十年，本以为妻子心中充满仇恨，哪知两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恩爱如常……

《红唇绿嘴》写了一个非常新的人物——“网络大咖”，看似写网络对农村的冲击，其实写的是人性。覃桂英年轻时醒疑事一大堆，年老了却变身网络“大咖”，外号“高参”，她深谙互联网运作规律，手下养着上百个铁杆水军，运营“红唇”“绿嘴”等多个公众账号，她擅长胡编乱造、添油加醋、挑起矛盾，靠贩卖谣言发家致富。高参指挥水军让咬谁就咬谁，让捧谁就捧谁，将网络玩弄于股掌之中。她有一句名言：“在生活中，一万人也成不了大气候，但网络上，一百个人便可以掀起滔天巨浪。”这波巨浪也打到了“莫言”头上，“高参”拿着“莫言”两条谣言“恶心”对方，让“莫言”也来买她的谣言，两万一条。

短篇小说《晚熟的人》中莫言把自己投放到小说中，带领读者一起感受他获得诺奖后周围的群魔乱舞。“莫言”获奖后回到高密东北乡，发现家乡一夕之间成了旅游胜地，影视城拔地而起，旧居堂而皇之地挂上了牌子成了景点，“晚熟的人”蒋二也瞅准商机，在莫言旧居处建起五间大房出租给卖盗版书、造假莫言字画的人，还“傍名人”开发出舞台剧表演，成为赚钱高手。蒋二是妥妥的江湖老油条，在“莫言”面前极尽阿谀，夸赞“莫言”面前极尽阿谀，夸赞“莫言”

“像臭豆腐，无论多么臭，那也有人喜欢”。这样的人却掌管着当地龙头文化公司。这篇小说中读者很难分清细节的真真假假，但“莫言”的遭遇，读者或许能感同身受。

不少短篇是莫言这两年写的，问题很现实，人性很深刻，作家有勇气去试图解构，解释我们当下的生活。写当下其实非常难写，很难有新意，但《晚熟的人》中几篇中短篇读起来酣畅淋漓，亲近感和代入感非常强。

## 艺术风格—— 知识分子返乡式书写

莫言自我分析《晚熟的人》的艺术特色，他认为，这是一部知识分子的返乡书写：“我作为一个在高密东北乡出生、长大、离开这个地方的人，若干年之后又回来了，我在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学习写作时就使用这个视角，到现在将近四十多年，依然在使用这个视角。”

莫言说，这个视角本身也在发生变化：第一，我作为一个作家，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，我这个人发生了变化，我看问题的角度跟十年前不一样，跟三十年前更不一样，甚至跟八年前都不一样。我的年龄变大了，我的视野可能变广阔了，我的思想是不是变深刻很难说，但是变复杂是肯定的。第二，我的作家身份，没有必要瞎谦虚，也发生了变化，过去我仅仅是一个作家，或者说是一个知名作家，因为2012年诺奖这个事件，使我的作家身份又添加了一层更加复杂的色彩。“在当今这样一个商业社会里，这样一个网络信息社会里，这样一种身份的人回到故乡，他所遇到的人、遇到的事也比过去要丰富得多。还乡的视角是旧的，但是因为人变了，时代变了，故事变了，所以这个视角又富有了新的含义。”

在返乡式书写之中，“莫言”也在审视莫言。《等待摩西》中的柳向阳说：“三哥您这张脸，太有个性了。”莫言说，“说我丑不就得了吗”，柳向阳答道：“您不丑，您是咱高密东北乡的美男子，我们单位有几个小伙子想整成您这模样呢。”在《表弟宁赛叶》中，宁赛叶全程吐槽、挖苦“莫言”：“你写出了《黄玉米》，骄傲了吧，目中无人了吧，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吧？但是，我根本瞧不起你，我们要超过你，我们要让你黯然失色。”宁赛叶大骂道：“为什么才华平平者可以扬名立万？为什么我满腹才华却要老死在这破村庄？你现在是名人，听说最近还当上了什么副主席？别人夸你是天才，在我心目中你就是驴屎！”莫言用自嘲、讽刺的笔法思考“莫言”的遭遇。

在这些故事中，“莫言”“老莫”是讲故事的人，故事中的人和事亦真亦假，打破现实与虚构的边界，达到了一种互为镜像的艺术效果。莫言解释说，“莫言”与“莫言”，

一个是真实的肉身人，一个是小说里的文学形象，这样一种很复杂的关系，既像面对镜子的关系，也是一个实体对着一个影子的关系，更像一个人看到自己的分身一样。“我跟小说里的这个莫言是在互相对话，我在看他，他也在看我。孙悟空拔下一根毫毛变成一个猴子，有时候猴子自己跑了，孙悟空想让这个毫毛回来却找不着了。”

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则认为，书里叫做莫言的那位，尽管他是一个所谓被历史化，甚至一定程度上经典化的作家，但当他作为一个活动于现在、活动于此时此刻的一个人时，我们能够看到他的迟疑，他面对现在这个世界，面对复杂经验、庞杂经验时那种困难，对于这个世界怀有的那样一种迷惘和感叹。“所有这一切在莫言过去的小说中并不是很常见，所以我想熟悉莫言作品的读者，还是能够看到这本书在莫言作品系列中是非常新的、有着非常特殊的角度和面貌的作品。同时，我们也看到书里的莫言，某种程度也构成了现在坐在这里的莫言的镜像。这个人是跟我们一样，感受着现实的庞杂、复杂、迷惘，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人。”

莫言也说，他敢把自己的真实名字放到小说里，就做好了接受一切的准备，无论读者从哪个角度来解读都是可以的，如果读者能够从书里面读到自己的身边人，或者读到自己，这对一个作家是最大的安慰。“一个读者之所以能够被某些书打动，甚至为书中的人物命运而担忧、痛苦，那就说明这本书里写到了自己，它具有典型的高度的概括力，作家塑造这个人物代表了很多人，写出了很多人共同的感受。”

## 网络时代—— 流量很小不担心副作用

在新书分享会直播活动中，莫言被问及对“流量”一词的看法，他幽默作答：“五十年前我很熟悉流量这个词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时，高密东北乡每年到了秋天阴雨连绵，洪涝虫灾，经常听到村头大喇叭里广播今天下午王五水库放下八百流量，所有男女老少立刻上河堤防洪。所以，流量太大会造成决堤，决堤的话村庄淹了，房子倒了，牛羊也死了，庄稼都涝死了。流量太大会造成灾难，这是大自然当中洪水的流量。”

而至于网络流量，莫言说，网络流量太大会不会带来某些副作用，这个他不太好说，因为自己的流量很小，所以不担心，也没有体会。

谈及写作之余的生活，谈及互联网，莫言说他也会看朋友圈，但是不会浪费很多的时间。他说，自己一开始对朋友圈的信息“听到风就是雨”，后来就是“不再听到风就是雨”，因为风跟雨不是一回事儿，有的风可以带来雨，有的风带不来雨，这就是传言与真实的关系。

接着这个话题，莫言说在网络时代，农村的人也突然成长起来了，过去的农村信息闭塞、交通落后，一个人一辈子没到过县城，没坐过火车，而现在很老的人，对网络的熟悉，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与城市的年轻人是同步的。《红唇绿嘴》中就写了一个干过很多坏事儿的人，人生复杂，但她比年轻人更知道网络能给她带来什么，这是时代造就的人物。”

